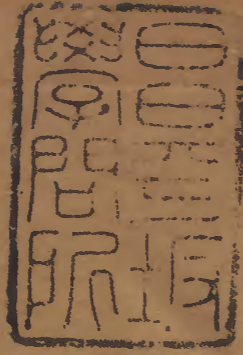


李延平集

三四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一〇函	三四册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號	一〇函	三四册
------	--	----	-------	-----	-----

理學全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號	一〇函	三四册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0)		
函號		299	47		



李延平文集卷之三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淺草文庫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鏡校 官聞

答問下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

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

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

精明畧無噴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李先生氣象好

熹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

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是時羅已死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

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身無疾言遠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一飲必數十盃醉元本無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廻後來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元本無

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

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身無疾言遠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亭過一飲必數十盃醉元本無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廻後來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元本無

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

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
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元本無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
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
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
意纔着心去看元本無便蹉過了多

原本答問下止此後卽附祭文挽詩及行狀並趙師聖
序而此後爲答問補錄今台集之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
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二句只爲天

下無不是底父母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
李先生說得好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
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
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
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
在或問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
格物中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言貨

色則便對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
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
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
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
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
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
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
便不相關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
熹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

吾與回言終日章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

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
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
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
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
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

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後來思之一
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却說得配字極親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熹舊日理會道理亦有
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
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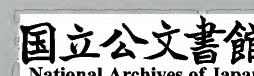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認熹當時為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
其言也認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
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
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
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
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
落者大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
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定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
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只得



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云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
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
理處皆如此熹時為學雖畧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
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
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
亦無幽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
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
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

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
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便好

李先生言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
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

李延平集 卷之三
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關佛者皆以義利辯之此是第二義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明先生嘗薦之羅

他錄作揚後延

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為貧文定代云干

木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

李先生云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麤疎人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
下落說得較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
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
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
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

川所謂云云正謂此耳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
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問如其非道固有所斡旋改

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因以問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
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
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
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
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澹然之凡百但以此
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
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
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

揜矣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文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濬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文獨濬得其闡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愨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濬

去年春間得范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命其愨實做工夫後來後別此亦是一格也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濬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濬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泄柳申詳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然嘗畧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

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

二程先生集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

李先生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淡而獲全居安者慮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李先生曰古之德人言苟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
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
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李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
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
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
不責之已非也

李先生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廼
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
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李先生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
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
繫于陰陽

又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
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
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沉而晦靜而翕皆物
於陰者也

李先生曰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
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
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僞之先

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李先生

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便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熹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

方看得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

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

爭也

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另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為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者之戒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李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

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
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
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
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
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顏如也真得龜山
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顏然若一田夫野老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
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

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
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
氏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看舊嘗看正蒙李甚
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皆不可無無之卽是
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
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侯師聖大麤踈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麤踈處

李問陳幾叟借得胡文定春秋傳本用簿紙真謹寫一部

易傳亦然

熹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熹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曾與他說禪

李先生只說不是却倒疑李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

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熹

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日復一日覺得聖

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龜山之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之學出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李先生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

伊川謂旣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

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

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目間未嘗

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

李延平集 卷之三
養安得而不熟邪

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淡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攷其所得之淺淡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

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誨者則猶屏山之志也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

李延平集 卷之三 七 正言堂
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
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羅博文嘗從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
喟然嘆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熹亦受學于
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
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
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
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
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戶而
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養
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
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志疎葉

李延平文集卷之四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漳浦蔡衍銳校 宮聞

附錄二十二則

豫章先生送延平行詩云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
泳涵猥念百家非已好妄將一貫與君譚賢如賜也才
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誤來因自足却隨鵬鳥話

圖南

再用韻送延平行云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
顧我自思攀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譚眼前舊識知多少
物外澁交沒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又和巖桂詩云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鄰家林風搖
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
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曰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
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
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猶著意詢訪近有後
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
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為然否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瞽
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
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為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
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鷄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由勤禮義
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澁履薄緣何事
祇恐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
與物自然無怨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峰不似在家貧亦好

水邊林下養踈庸

陳淵答李先生書云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
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
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與乎孔子之門從遊者三
千獨得顏子為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
又云自仲素老友之亡舊學荒廢無所就正方茲待盡丘
壑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想雖
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
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
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鼎元教授答李先生書云仲辰詩甚佳

廖衙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

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

堯台衡二書乃為八一哥取去

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敦叙者可惜

忘錄此子近聞其為絕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
可太息耳

文公疆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于李先生退然如將弗

勝於是歛華就實友博歸約

文公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于李先
生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
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文公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
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
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
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
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浚矣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于官無嗣族人羅友
爲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迺寇竊發寄葢於郡之開
元寺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于本郡母夫人墳之側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

之學源流浚遠

陳淵語孟師說跋有曰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人能
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仲素思之
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
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今日李君愿中以其
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
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
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劉將孫跋豫章藁曰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
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

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者舊
間久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
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又非延平比
愚于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
初不在於言也按豫章集此跋後有元貞第二春廿有
二日廬陵後學劉將孫手書 劉公係
延平教
授也
豫章遺藁當與延平先生文集并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
古犧洞庶託永久

李先生行狀 朱文公撰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

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

燠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

君朱氏按郡誌幹登天聖二年甲子宋郊榜進士
燠登寶元元年戊寅呂榛榜進士父煥朝奉

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

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

鍾愛旣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

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

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

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浚許焉於是退而屏居

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
自適中間罷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
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罷更
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
于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
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
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
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
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倣護喪事躬視棺殮禮意喪具無
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

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
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
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
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旣從
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
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
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
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
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
所以高厚細而品類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經訓之微言日用

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婣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八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

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未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

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
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
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
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
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
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于語
孟他經無不貫達一本作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
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

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皆可勉而進
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
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
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淺潛縝密然後氣味淡長蹊徑
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
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
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
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
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卽棄塲屋超然

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
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
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心然一聞其說
則知其詖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于錙銖眇忽之間
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
焉嘗與沙縣鄧廸夫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永壺秋月
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
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
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
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

故上之人旣莫知之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
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猷
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
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
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于程夫子而授之羅
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子方謀窀穸之事
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于作者
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攷焉熹愚不肖蒙被
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

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
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祭李延平先生文 朱文公撰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
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
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
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
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
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兄弟灑落誠明清通

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遊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木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
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
非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水壺
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
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淡見勵

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
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
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
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
者存鑒此誠意

又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卽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薤露
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推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末
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綉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
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挽李先生詩 朱文公撰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本
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其二

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悠然灑落
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其三

岐路分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

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李延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
 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夫人朱氏祖諱纁
 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君胡氏咸寧郡君朱氏
 父渙大全諸書作喚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夫人饒氏
李氏譜作涵誤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李氏譜公四子長先生幼警悟既
 冠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
 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于
 是不事科舉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

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其始學也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若足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
 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
 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
 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
 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
 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
 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當發必中節故其
 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若閨門內外人倫肅穆若無人
 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起

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氣質淺深
誘之各有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
嘗語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
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
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也者幾希故
未嘗爲講解文書而其辨析精微差於毫釐以爲千里之
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
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
靜端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
中然一聞其說則知該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

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
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
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卽信
州鉛山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
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
月壬申卒于福唐府治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廸郎
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爲人應宸
所畏也審于擇善嚴于衛道遺佚窮困而不以外物易其
所守之錙銖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爲每一見則所聞必
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應宸守福唐聞先生

之言行于元晦為詳他日以移書屈致先生不予鄙惠然來
臨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三日方坐語忽疾作而巳不救矣
其孫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于所居山之左而
以銘見屬應宸于先生雖不獲從容敬請以畢其所欲見
之志而其景慕之誠非苟然者銘之曰學以為己巳則安
在嗟世之人以外為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
源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其中澹然塵垢不起真積力
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知之老於布衣獨
使一鄉化為善良我為銘諸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攷於
此大宋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孟夏之吉敷文閣直學士汪

應宸頌首拜撰

宋楊棟請諡羅李二先生狀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
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
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
所折衷下無所則效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效故民
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
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
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起伊洛之間聞道于元公周
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

末一貫人已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
沒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
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何時朱文公篤志講學
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
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
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
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
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諡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
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
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于其弟子而友遺其師也

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
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
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
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
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
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
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
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
所得于李先生李先生所得于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

出于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于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指咨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聖慈擬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

學不淪于言語朱氏之書實見于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于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

重建書院記

聖賢傳道之具也道體無爲託聖賢而後能以有爲也聖賢作則斯道明於時聖賢不作則邪說惑於世聖賢其重也哉上自堯舜下迨周程以斯道淑人心者可見矣延平愿中李先生生於其後慨然有志斯道已而聞豫章羅仲素得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中立之門先生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所

傳之與嗚呼天之產先生者政欲闡明斯道於當時也夫豈偶然哉宋嘉定二年陳復齋來守是邦仰慕先生道德文章溫和平粹倣漢白鹿觀建書院於潭溪南九峰之下以奉祀焉殿塑聖像廡繪從祀祀堂繪四賢臨溪有門門內有橋曰風雩接兩山跨蓮池池上有亭曰濯纓殿階之南復立道南堂左右列明誠忠恕中和敬義四齋東有光風霽月亭堂後有閣曰尊經尊經之南有樓曰橫翠當時四方賢士曾講於斯遭元季兵燹遂廢我朝龍興之初洪武庚辰郡守俞公廷芳重建於時僉憲匡公按臨憫第宅爲民侵擾雜處一皆繩之廣袤悉歸於院數十年間凌風

震雨殿廡傾圮宣德戊申豐城雷侯誠來守是郡歎其荒穢遂割俸敦工修葺率爾一新庚戌冬判府玉山程侯鈞以爲當時得傳吾先世道於楊羅之門者獨先生也又捐貲塑像增構禮亭於祠前凡大夫士來參謁者莫不視先生儀形於髣髴鐔津李仲淵有弟勝以文學任無爲州判官崇儒好道亦先生之遺裔感其落成來請余記余固陋欲辭義不容辭者有二馬上念先生明辨折衷俾斯道昭如日星而惑世誣民戕仁賊義者不興下念雷程二侯振作斯院使道學之風不泯而方來之士知有所宗又奚可無一言以求助哉雖然先生道德文章曄然載諸簡冊固

不待余言而助然世有先後人有古今不詳言以述之則
 後人無所據遂執筆書以刻之他日南閩士子于焉而講
 學于焉而行禮則必潛思力行以維先生餘風如是則先
 生道德之名益尊而雷程二侯作興之功愈著矣仲淵豈
 不大有幸焉是為記宣德九年龍集甲寅春三月既望南
 平縣儒學訓導蕭山徐海書

